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5) 04-0307-06

## 中国古代竞渡观念的演变

蔡堂根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竞渡的基本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竞渡作为一种民俗活动,最早出现在洞庭湖边的巴陵地区,汉魏之际的水军操练、检阅等军事活动是其直接源头。竞渡最初是纯粹的节庆娱乐活动,经过长期的发展传播,屈原的传说、祈福禳灾等宗教因素、龙舟的使用等先后融入,竞渡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复杂。到宋代,“龙舟”逐渐成为竞渡的专用船只,因此形成了“龙舟竞渡”的观念,竞渡的形态得以定型统一,传统的竞渡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竞渡; 屈原; 宗教; 龙舟

**中图分类号:** K892.2      **文献标志码:** A

中国的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关于龙舟竞渡的研究也很多。早在民国时期江绍原的《端午竞渡本意考》,闻一多的《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等,就对龙舟竞渡作过深入的考察,近30年来,关于龙舟竞渡的研究更多了。但在这些研究中,有关竞渡观念的演变却很少有人涉及,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竞渡起源观点的纷乱有关。竞渡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源头不清,其发展流变也就难于梳理。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龙舟竞渡属于速度性竞渡,它起源于汉魏之际的巴陵地区,与当时洞庭湖边的水军操练和军事检阅有密切的关系<sup>①</sup>。古代的竞渡有造型性竞渡和速度性竞渡等多种形态:造型性竞渡是一种强调装饰造型的竞渡,其竞渡船往往形体宽大,饰物众多,船只力求繁富、豪华,有争奇斗艳的倾向,如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西湖竞渡……龙舟六只,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杂剧,饰以彩旗、锦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sup>[1]</sup>,这里的“西湖竞渡”就属于造型性竞渡。速度性竞渡是一种强调速度快捷的竞渡,其竞渡船往往形体狭长,装饰较少,船只力求便利、轻快、易划,如《隋书·地理志》称当时荆楚地区的竞渡是“迅楫齐驰,櫂歌乱响,喧振

水陆,观者如云”<sup>[2]897</sup>,这种竞渡即是速度性竞渡。速度性竞渡是中国古代最常见、最典型的竞渡形式,是传统的龙舟竞渡的直接源头,也是本文考察的基本对象(下文未作特别说明的“竞渡”,均指速度性竞渡)。汉魏之际的割据纷争中,长江沿岸的水军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洞庭湖边的巴陵地区曾是战略要地。鲁肃等东吴将领长期镇守巴陵,在巴陵城边的洞庭湖中进行水军操练,并在端午节期间进行水军的军事检阅等活动,由此演化出竞渡这一民间节庆活动。

端午竞渡由水军操练、检阅演变来,其最初的内涵是单纯的,是一种纯粹的节庆娱乐活动。后来,因其场面壮观,气氛热烈,颇受民众欢迎,得到发展迅速,很快与屈原、祭祀、祈福、禳灾、龙舟等因素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一种融节庆娱乐、神奇传说、祈福禳灾于一体的重要民俗活动。另一方面,端午竞渡融入屈原、祈福、禳灾、龙舟等众多的因素后,为人们认识竞渡的本来面貌带来了困难,致使竞渡的起源等问题众说纷纭。为此,本文拟就屈原、禳灾、龙舟等因素的融入略作梳理,以便清晰地呈现竞渡观念的演变过程。

### 一、屈原传说的融入

后世关于竞渡起源的传说很多,有屈原说、伍子

收稿日期: 2014-11-15

作者简介: 蔡堂根(1967—),男,湖南攸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① 关于竞渡起源与水军操练、检阅的关系,详见蔡堂根《论中国龙舟竞渡的起源》,《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胥说、勾践说、曹娥说、白洁夫人说、保儿说等等<sup>①</sup>，又以屈原说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北堂书钞·舟部上》“水车水马”条引葛洪《抱朴子》轶文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竞渡。”<sup>②</sup>宗懔《荆楚岁时记》<sup>③</sup>谈及竞渡时称：“俗以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拯之”<sup>[3]163</sup>。《隋书·地理志》云：“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sup>[2]897</sup>。这些早期的文献表明，竞渡与屈原的关联很早就存在。

不过，起源于汉魏之际水军操练、检阅的端午竞渡最初显然与屈原无关。《初学记》(卷4)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采艾悬于户上，蹋百草，竞渡”<sup>[4]</sup>。周处生活于魏晋之交，《风土记》提及的“竞渡”可能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竞渡的记载，这里未涉及屈原，估计当时的竞渡中还不存在屈原传说，或即使出现了该传说，但流传不广。

屈原传说与竞渡融合在一起，应该与端午习俗有关。洞庭湖周边很早就有端午节祭祀屈原的习俗，这种习俗在竞渡出现之前即存在，如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sup>④</sup>称：“五月五日，以五采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避兵缕，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又曰，亦因屈原”<sup>[5]</sup>。魏晋以来的文献也多有记载，如宗懔《荆楚岁时记》谈及端午的“角黍”(粽子)时称：“或云亦为屈原，恐蛟龙夺之，以五采丝缠饭投水中，遂袭云”<sup>[3]168</sup>。吴均《续齐谐记》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sup>[6]</sup>。

一种民俗活动形成后，人们往往会为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寻求美丽的传说，如春节放鞭炮、贴春联等活动都有神奇的传说，端午竞渡也不例外。把竞渡与屈原联系在一起，无疑是极合适的：a)屈原本是一个节操高尚、才气横溢、成就卓著的爱国诗人，为国人所敬仰，有利于提升竞渡的知名度；b)屈原是沉江而死，容易与水上活动的竞渡发生联系；c)屈原死于巴陵的汨罗，与流行于巴陵的竞渡习俗都是巴陵地方文化的一部分，能够为当地民众所接受；d)竞渡和祭祀屈原同时出现在端午节活动中，都是端午节中的重要习俗，二者融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

魏晋之交的周处在《风土记》中虽提及“竞渡”，但未涉及屈原传说，说明当时的竞渡中尚未出现屈原传说，或即使有了屈原的传说，但流传尚不广泛。

葛洪《抱朴子》和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及竞渡时均涉及屈原传说，葛洪主要生活于东晋前期，说明当时的屈原传说已经广泛流传，由此推断，竞渡中的屈原传说应该出现于魏晋之际，到东晋初已广泛流传。这一时间与竞渡习俗的形成发展也是吻合的：汉魏之际的争战和水军操练检阅等促成了竞渡的形成，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至魏晋之际演化出屈原的传说，屈原的传说又经过数十年的传播，到东晋初产生广泛的影响。

屈原传说融入竞渡后，进一步提升了竞渡的影响力。竞渡活动本来极具感染力，很受民众喜爱，再加上屈原这一高尚、感人的传说，其影响更大了，竞渡习俗因此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随着竞渡的广泛传播，各地根据自己的需要，由此演化出伍子胥传说、勾践传说、曹娥传说、白洁夫人传说、保儿传说等等。

## 二、宗教因素的融入

后世文献提及竞渡时，多会涉及祭神、祈福、禳灾等宗教因素。宋人范致名《岳阳风土记》称：“濒江诸庙皆有船，四月中择日下水，击画鼓集人，歌以耀之，至端午罢。其实竞渡也，而以为禳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sup>[7]</sup>。其中的“禳灾”“祀神”“送瘟”都是典型的宗教行为。这类宗教行为在明人杨嗣昌的《武陵竞渡略》中记载得更详细，《武陵竞渡略》称，武陵地区许多村社都有专门的竞渡龙船，每条龙船都有专门的保护神，如“花船庙神曰梁王”，赛花船“庙神曰灵官”，紫船“庙神曰李才将军”<sup>[8]9</sup>。各龙船做竞渡的准备工作时，要“用阳巫为厌胜，或走聘名巫于万山中，谓之‘山老师’”<sup>[8]7</sup>；竞渡时，桡手要“悉顶巫师符篆及制小黄旗，取鹭鸶毛插鬓间”<sup>[8]9</sup>；竞渡结束后，还要“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

① 龙舟竞渡起源于伍子胥、勾践、曹娥、白洁夫人、保儿等等说法，都是竞渡传播过程中的产物，笔者有另文专题论证，本文只探讨屈原传说的融入。

② 虞世南，《北堂书钞》，学苑出版社(据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影宋刻本印制)，1998年，第137卷。

③ 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有多种版本，本论文所引《荆楚岁时记》之语，均用王毓荣《荆楚岁时记校注》(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台北：天津出版社，1988年版。另，学界公认，《荆楚岁时记》中的“按”为隋朝杜公瞻所作，本文在引述时，不作详细的区分和交待。

④ 应劭著有《风俗通义》，生活于汉末，其曾祖曾任江夏(今湖北武昌)太守，祖父和父亲都曾任武陵(今湖南常德)太守，他对荆楚地区的风俗应该很了解，故其《风俗通义》提及了众多的荆楚风俗。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了端午节的“五采丝系臂”等习俗，也提及了屈原，却未提及竞渡，说明应劭的时代尚无竞渡的习俗。

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谓之‘送标’”<sup>[8]6</sup>;平时,“民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患,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船之色,于水次烧之”<sup>[8]6</sup>。

由于竞渡活动含有诸多的宗教因素,人们在探讨竞渡的起源时也往往从宗教入手,提出了竞渡起源于祭祀、禳灾等宗教性观点。闻一多《端午的历史教育》认为:“端午节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祭仪中半宗教、半娱乐性节目”<sup>[9]</sup>。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认为:“所谓竞渡,其前身本是公众禳灾仪的一节目,后来才逐渐生长成,或云脱胎为真正的‘竞渡’”<sup>[10]</sup>。其他如文崇一认为竞渡源于祭神求雨<sup>①</sup>,万建中认为竞渡源于原始的魂舟仪式<sup>②</sup>等,都属于这类观点。

我们认为,竞渡习俗源自水军操练及其检阅,初期的竞渡活动不包含宗教因素,祭祀、禳灾等宗教因素都是随着竞渡习俗的发展而逐步融入的。从现存资料看,唐朝之前的竞渡记载未涉及宗教因素,如周处《风土记》仅提及竞渡,此后的《抱朴子》《荆楚岁时记》《隋书·地理志》等虽增加了屈原的传说,但都只强调“命舟楫拯之”而形成竞渡的习俗这一事实,根本未涉及祭祀屈原的宗教因素,更不涉及其他的祈福、禳灾等问题。甚至唐朝前期的竞渡记载中仍然很难见到宗教因素,如骆宾王的《扬州看竞渡序》,张说的《岳州观竞渡》等唐朝前期的诗文虽提及竞渡,但很少有宗教性因素。这说明唐朝之前的竞渡不存在宗教因素,或即使有了宗教因素,也影响不大。

不过,随着竞渡活动的频繁举行,竞赛性质的加强,相关的宗教因素必然会融入竞渡之中。唐朝中期以来的竞渡文献中,宗教因素逐渐多了起来,如储光义《观竞渡》中有“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习棹江流长,迎神雨雾开……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sup>[11]447</sup>等语,刘禹锡《竞渡曲》中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sup>[11]4002</sup>等语,元稹《竞舟》中有“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仇”<sup>[11]4465</sup>等语,范槩《竞渡赋》中有“选孟贲、乌获以用壮,酹川后、天吴以潜辅”<sup>[12]9934</sup>等语。这些诗文表明,当时的竞渡除了祭祀屈原外,还含有“能令秋大有”等保平安、保丰收的观念,还有“祭船”和“酹川后天吴”等宗教活动,竞渡已经成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节庆活动。

竞渡中的宗教因素复杂多样,大致可概括为祭神、祈福、禳灾等三个方面,其融入时间和途径有所不同。祭神因素可能出现得最早,屈原传说融入时

可能就包含了祭祀屈原的祭神因素。荆楚地区本来就存在端午节祭神屈原的活动,即“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sup>[6]</sup>,屈原传说既然融入了竞渡,相关的祭祀观念也自然会融入竞渡。而且,端午节的祭祀活动是普遍存在的,如晋陆翊《邕中记》称“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饷食”<sup>③</sup>,邯鄲淳《曹娥碑》称:“五月五日,时迎伍君”<sup>[13]</sup>。竞渡传播到其他地方后,与当地的祭祀活动结合,由此演化出对伍子胥、曹娥等其他人物的祭祀。竞渡既然可以祭祀屈原、伍子胥等人的神灵,自然也可以祭祀山川江河等其他神灵,因此有了“酹川后、天吴”等各种祭神活动。

祈福活动应该形成于祭神活动之后,只有神灵融入了竞渡,人们才可以借竞渡祈求神灵的保佑。祈福活动的出现可能与竞渡的竞赛性加强有密切关系。竞赛性无疑是竞渡的基本属性,但最初作为节庆娱乐活动时并未突出这一点。随着竞渡的发展,竞赛性被越来越强化,甚至到了“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sup>[11]4465</sup>的地步,因此出现了因竞渡而打斗,造成伤亡的事情。竞渡作为一种水上活动,本来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竞赛性被强化后,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因此,人们在竞渡之前要“祭船”,要“酹川后天吴以潜辅”(即请求“川后”、“天吴”等水神暗中帮助自己)。这种祈求神灵保佑竞渡安全、取胜的观念继续发展,又演化出“能令秋大有”等保丰收的观念,因此形成了竞渡中的祈福等宗教因素。

禳灾因素融入竞渡与端午节的性质密切相关。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如《礼记·月令》称“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sup>[14]</sup>,《齐民要术·杂说》称“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匿将萌,暖气始盛,蛊蠹并兴”<sup>[15]</sup>,《荆楚岁时记》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sup>[3]152</sup>。因此,五月五日端午节需要举行禳灾性宗教活动,如《风俗通义》称“五月五日,以五采丝系臂……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sup>[5]605</sup>,《后汉书》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sup>[16]</sup>,其中的“辟兵及鬼”“难止恶气”显然含有辟邪禳灾的味道。竞渡在端午节举行,自然会染上辟邪禳灾的因素。而且,祈福和禳灾是中国老

① 文崇一“祭神求雨”的观点详见其论文《九歌中的水神和华南的龙舟赛神》,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1961年第11期。

② 万建忠“魂舟仪式”的观点详见其论文《龙舟竞渡习俗渊源新探》,成都:《四川文物》,1996年第2期。

③ 见:陆翊《邕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百姓祭祀神灵的两个最基本的诉求,竞渡中有了祭神的因素,有了祈福的功能,就必然会出现禳灾的功能。因此,禳灾因素的融入是不可避免的。

宗教因素的融入极大地改变了竞渡活动的面貌。一方面,竞渡除原有的节庆娱乐功能外,又被赋予了祀神、祈福、禳灾等宗教性功能,使竞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了。另一方面,宗教因素融入后,竞渡的结果就不再是娱乐中的胜与负那么简单,还蕴涵着特定群体的平安、丰收等诸多内容。原来的节庆娱乐活动因此带有了宗教狂热的色彩,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以致部分文人曾强烈反对竞渡,一些地方官员则禁止举行竞渡活动。

### 三、龙舟观念的融入

提及竞渡,人们往往会立即想到龙舟,想到龙舟竞渡,甚至把竞渡等同于龙舟竞渡。闻一多在《端午考》等文中认为,古代越民族以龙为图腾,有祭祀龙图腾的习俗,祭祀中会画龙于舟,竞渡以娱图腾神,由此形成了龙舟竞渡。台湾学者文崇一在《九歌中的水神与华南的龙舟赛神》等文中认为,龙舟竞渡的出现与祭祀水神(龙)、祈求降雨有关。这类观点显然是把竞渡等同于龙舟竞渡了——既然竞渡源于龙图腾祭、祀龙求雨等活动,那最初的竞渡必然使用画有龙或形似龙的舟船进行,竞渡即龙舟竞渡。

其实,龙舟、竞渡、龙舟竞渡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龙舟是一种船,竞渡是一种水上运动,龙舟竞渡是一种以龙舟为竞渡工具的水上活动,三者的区别很明显。龙舟出现的时间最早,竞渡晚于龙舟,以龙舟作为竞渡专用工具的龙舟竞渡无疑更晚。龙舟与竞渡并无必然的联系,竞渡可以用龙舟,也可以用其它的舟,龙舟与竞渡结合是竞渡运动长期发展的结果。以龙舟作为竞渡的专用舟,“龙舟竞渡”观念的形成,应该是宋朝的事情。

中国人崇拜龙,很早就有“龙舟”之说,《穆天子传》中有“天子乘鸟舟龙卒浮于大沼”之语,郭璞注云:“沼,池。龙下有舟字。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青雀舫,此其遗制者”<sup>[17]</sup>。屈原《九歌·东君》中有“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sup>[18]</sup>,这些文献表明,在先秦时就可能有“龙舟”之说。《淮南子·本经》中有“龙舟鹢首,浮吹以娱”<sup>[19]</sup>之句,说明西汉已存在“龙舟”。

竞渡起源于水军操练、检阅等军事活动,早期的竞渡用舟显然不是龙舟,而是借用水军的操练用舟,或模拟的操练用舟,即所谓的“飞鳧”、“水车”等。

《荆楚岁时记》谈及竞渡时称:“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鳧,一自以为水车(另有版本称“水军”),一自以为水马”<sup>[3]163</sup>。《北堂书钞》引《抱朴子》则称“或以水车为之,谓之飞鳧,亦曰水马”<sup>①</sup>。这里的竞渡用舟“飞鳧”“水车”“水马”等都是当时的军事用舟,与“龙舟”无关。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存在“龙舟竞渡”的说法。

部分研究者认为唐朝已有龙舟竞渡,有的认为在唐朝前期,有的认为在唐朝中期。其证据主要有两处,即张鷟《五月五日洛水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请速分付》中的“鹢首参差,共飞龙而竞逐”<sup>[12]1761</sup>之句,张建封《竞渡歌》中的“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sup>[11]3117</sup>之句。若联系全文细加分析,这两处诗文都不能说明当时已存在用龙舟进行竞渡的现象,更不能证明当时已经有了“龙舟竞渡”的观念;张鷟之语的完整表达是:“鸭头泛滥,与青雀而争飞;鹢首参差,共飞龙而竞逐。”这里的“鸭头”和“鹢首”才是竞渡舟之名,“共飞龙而竞逐”则是用“龙舟鹢首,浮吹以娱”之典,这种用典自六朝以来就很常见,如陆机《棹歌行》中有“龙舟浮鹢首”<sup>[20]</sup>,王勃《采莲赋》中有“箫鼓发兮龙文动,鳞羽喧兮鹢首移”<sup>[21]</sup>。张建封的“两龙跃出浮水来”则是一个比喻,即两条竞渡舟像两条龙。这种比喻性的用法在其他竞渡诗文中也存在,如《对竞渡赌钱判》中有“江幹可望,俱游白马之涛;邑屋相趋,并载飞龙之舳”<sup>[12]2634</sup>,范槩《竞渡赋》中有“一喻马之旋泞,一如龙之曳云”<sup>[12]9934</sup>,但这些都不能确证当时的竞渡使用了龙舟。

唐代竞渡诗文中的竞渡用舟之名其实比较多。张鷟《五月五日洛水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请速分付》中有“鸭头”“鹢首”;刘禹锡《竞渡曲》有“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sup>[11]4002</sup>;卢肇《竞渡诗》有“鞞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sup>[11]6384</sup>;范槩《竞渡赋》有“饰画舸以争丽”,“鹢首齐向”,“合水兽於江湖”,“岂比夫仙舟以济川之器,竞渡有救灾之义”<sup>[12]9934</sup>;《旧唐书·杜亚传》有“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sup>[22]</sup>等等。这里的“鸭头”“鹢首”“彩舟”“兽头”“水兽”“仙舟”“方舟”等均指竞渡舟,“龙舟”之类的名称在竞渡诗文中却一直未出现。这一现象也说明当时的竞渡未用龙舟。

讨论唐代有无“龙舟竞渡”观念,元稹的《竞渡》、

① 见:虞世南,《北堂书钞》,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137卷。

《竞舟》二诗尤其值得注意。元稹强烈反对竞渡,他在《竞舟》中描述竞渡是“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仇。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因此十分推崇“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疣”,“节此淫竞俗”<sup>[11]</sup><sup>4465</sup>的举措,强调禁止竞渡。其《竞渡》诗更特别,全诗如下:

吾观竞舟子,因测大竞源。天地昔将竞,蓬勃昼夜昏。龙蛇相嗔薄,海岱俱崩奔。群动皆搅挠,化作流浑浑。数极鬪心息,太和蒸混元。一气忽为二,蠢然画乾坤。日月复照耀,春秋递寒温。八荒坦以旷,万物罗以繁。圣人中间立,理世了不烦。延绵复几岁,逮及羲与轩。炎皇炽如炭,蚩尤扇其燔。有熊竞心起,驱兽出林樊。一战波委燄,再战火燎原。战讫天下定,号之为轩辕。自是岂无竞,琐细不复言。其次有龙竞,竞渡龙之门。龙门浚如泻,淙射不可援。赤鳞化时至,唐突鳍鬣掀。乘风瞥然去,万里黄河翻。接瞬电颀出,微吟霹雳喧。傍瞻旷宇宙,俯瞰卑崑崙。庶类咸在下,九霄行易扞。倏辞蛙龟穴,遽排天帝阍。迴悲曝鳃者,未免鲸鲵吞。帝命泽诸夏,不弃虫与昆。随时布膏露,称物施厚恩。草木霑我润,豚鱼望我蕃。向来同竞辈,岂料由我存。壮哉龙竞渡,一竞身独尊。捨此皆蚁鬪,竞舟何足论。<sup>[11]</sup><sup>4464</sup>

全诗把天地之竞、圣人之竞、龙之竞等称“大竞”,而传统的民间竞渡则属于“何足论”的“蚁鬪”,其贬斥竞渡的态度极为鲜明。元稹在诗中高度赞美了“龙竞”,并称“壮哉龙竞渡,一竞身独尊”。这表明,当时的竞渡并未使用龙舟,更无“龙舟竞渡”之说,否则,元稹应该回避“龙竞”“龙竞渡”等说法,这些说法无异于赞美竞渡,提高竞渡习俗的地位,与诗人贬斥竞渡的态度完全相反。显然,唐代尚无“龙舟竞渡”的观念,即使偶尔有人使用龙舟来竞渡,也是个别现象。

北宋前期的竞渡诗文中仍很难见到“龙舟”或“龙船”等字样,但饰有龙纹的竞渡舟已时有所见。梅尧臣《五日登北山望竞渡》称:“南山传竞渡,多在屈平祠。箫鼓满流水,风烟生画旗,千桡速飞鸟,两舸刻灵螭”<sup>[23]</sup>。刘敞《竞渡》称:“三闾虽已死,郢人独见思。五月江水深,绕城碧迢迢。轻舟烂龙鳞,利楫刷鸟飞”<sup>[24]</sup>。梅尧臣和刘敞均生活于北宋前期,说明当时的许多竞渡舟已饰有龙纹。北宋中后期,竞渡诗文中才出现大量的“龙舟”和“龙船”等词语,如邹浩(1060—1111)《竞渡》:“坊村一处一龙船,擘浪飞桡鬪欲先”<sup>[25]</sup>。朱彧《萍洲可谈》(宣和年间著):“江浙民间多竞渡,亦有龙舟,率用五月五

日”<sup>[26]</sup>。金盈之的《醉翁谈录》在谈及京城开封的风俗时称:“是日开金明池,细民作小儿戏弄之具,而炫卖者甚众,而龙船为最多。大率仿御座龙船及竞渡龙虎头船,其巨细工拙不一制也”<sup>[27]</sup>。由此可见,以龙舟参加竞渡的现象在北宋中后期已比较普遍,“龙舟竞渡”的观念逐渐形成。不过,当时仍存在其他名称的竞渡舟,如张嶷(1096年—1148年)《竞渡》:“吴俗春来鬪画船,疾驱波上若飞烟”<sup>[28]</sup>。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谈及“刳木舟”时称:“广西江行小舟,皆刳木为之……钦州竞渡兽舟,亦刳全木为之”<sup>[29]</sup>。这里的竞渡舟分别叫做“画船”“兽舟”,说明龙舟尚未成为竞渡的专用船只,朱彧《萍洲可谈》称“江浙民间多竞渡,亦有龙舟”,则说明龙舟在江浙还不是竞渡的专用舟。这些现象表明,“龙舟竞渡”的观念尚处于形成阶段。

龙舟取代其他舟船成为竞渡的专用船只,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a)源自战船的竞渡舟可能与战船一样,存在“画鹢首怪兽于船首”的习惯<sup>①</sup>,而“龙舟鹢首,浮吹以娱”又是古人描绘游戏类舟船的常用典故,因此,人们在竞渡舟上画“鹢首怪兽”时,也可能画上龙的图案。b)竞渡舟比较狭长,又有众多水手奋力划水,速度极快;其形态、其速度、其场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蛟龙出水的气势,以致人们常用龙比喻竞渡舟,如上文提及的“鹢首参差,共飞龙而竞逐”,“一喻马之旋泞,一如龙之曳云”等。c)许多水上活动本来存在龙舟,这种游戏在唐宋宫廷比较常见,如苏辙《皇太妃阁五首》(其五)“渺渺金河入禁垣,渐台风过碧波翻。共传太液龙舟稳,不似南方竞渡喧”<sup>[30]</sup>。诗中“龙舟稳”与“竞渡喧”对举,说明这种宫廷内的龙舟游戏不是一般的速度性竞渡。但龙舟游戏与竞渡同时存在,二者很容易互相融合,形成龙舟竞渡。d)龙在中国受到普遍的崇拜,又是水中之灵,既容易与竞渡这种水上运动结合,又有利于增加节庆气氛,这也促进了龙舟竞渡观念的形成。另外,元稹本来是反对竞渡的,但其“龙竞”“龙竞渡”等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竞渡者的想象,促进了龙舟竞渡观念的形成。

“龙舟竞渡”观念的形成既标志着竞渡习俗的成熟定型,也推动了竞渡活动的发展。一方面,龙是水中之灵,又是中国人的图腾,龙舟为竞渡增添了神秘色彩,也增加了神圣性,使竞渡习俗得到更普遍的认同。另一方面,传播到各地的竞渡,形式多样,用舟

① 房玄龄等《晋书》载,西晋灭吴时,王浚的水军曾“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详见中华书局1974年版《晋书》第1208页。

也不一致,“龙舟竞渡”观念的出现有效地促进了竞渡形式的统一,如在竞渡用舟方面,尽管各地的竞渡舟形状各异,但多会在舟船上添加一些龙的因素,如装上龙头、龙尾,饰以龙纹等等,使之变成龙舟。这种统一无疑促进了竞渡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52.
- [2] 魏征. 令狐菜德.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 [3] 宗懔. 荆楚岁时记校注[M]. 王毓荣, 校注.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88.
- [4] 徐坚. 初学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74.
- [5] 应劭. 风俗通义校注[M]. 王利器,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605.
- [6] 吴均. 续齐谐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社.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1008.
- [7] 范致明. 岳阳风土记[M]//成文出版社本社. 中国方志丛书: 华中地方: 第301号. 台北: 成文出版社, 2007: 46.
- [8] 杨嗣昌. 武陵竞渡略[M]//陶珽. 说郛续: 第28. 杭州: 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本, 1646.
- [9]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第5册[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1.
- [10] 江绍原. 江绍原民俗学论集[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218.
- [11] 彭定求, 沈三曾, 杨中讷, 等.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2] 董浩, 阮元, 徐松, 等. 全唐文: 全1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3] 施宿. 嘉泰会稽志[M]//成文出版社本社. 中国方志丛书: 华中地方: 第594号.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3: 6513.
- [14] 戴圣. 礼记译注[M]. 杨天宇, 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261
- [15] 贾思勰. 齐民要术译注[M]. 缪启愉, 缪桂龙, 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02.
- [16]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3122.
- [17] 佚名. 穆天子传[M]. 郭璞, 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社.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20.
- [18]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74.
- [19] 刘安. 淮南子注[M]. 高诱, 注//上海书店本社. 诸子集成: 第7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 121.
- [20] 陆机. 陆机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89.
- [21] 王勃. 王子安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46.
- [22]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3963.
- [23] 梅尧臣.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全3册[M]. 朱东润, 编年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82.
- [24] 傅璇琮, 倪其心, 孙钦善, 等. 全宋诗: 第9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5671.
- [25] 傅璇琮, 倪其心, 孙钦善, 等. 全宋诗: 第21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4031.
- [26] 朱彧. 萍洲可谈[M]//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 丛书集成新编: 第117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110.
- [27] 金盈之. 新编醉翁谈录[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2.
- [28] 傅璇琮, 倪其心, 孙钦善, 等. 全宋诗: 第32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0556.
- [29] 周去非. 岭外代答[M]//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63.
- [30] 苏辙. 苏辙集: 全4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326.

## The Evolvement on the Concept of Boat Racing in Ancient China

CAI Tang-gen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Dragon Boat Raci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The concept of the Boat Racing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Boat Racing as a folk activity first appeared in Baling at the bank of Dongting Lake. Its direct origin was the naval drill and reviewing in transitional period of Han Dynasty and Wei Dynasty. The Boat Racing first was a purely festival activity. Through development over a long period, the Qu Yuan's legend, the praying and the Dragon Boat, successively entered the Boat Racing. The connotation of Boat Racing becomes increasingly rich and complex.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Dragon Boat" become special boats of the Boat Racing, and formed the concept of "the Dragon Boat Racing". The Boat Racing is further developed.

**Key words:** boat racing; Qu Yuan; religion; Dragon Boat

(责任编辑:任中峰)